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百四至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稅賦

上真宗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陳　靖

臣聞為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化烝黎泰

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光宅天下未有不由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享奕世綿綿無疆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泰者必在衣給食足賦均斂平使安得其居樂得其業無非辜而陷法無為盜而憎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教化之所以行者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篤使禮有所設樂有所施無家法以害人無違分而取利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也今國家奄有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遐邇必至然臣學非博

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是非休戚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聖慈子細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内准敕差充淮南轉運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踰半年俗病民疵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固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恐得罪且江南偽命日於夏税正税外有元征錢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戸口鹽錢耗脚斗面

鹽博斛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戸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襯蘆蓆米麪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廢貴爵禄尋納朝廷之琛賚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充征斂苛暴太祖恭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盖樊知古始怨偽朝不與名第擔簦去國獻策復仇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畧於時既任轉輸罔思鼎革而輒思怒其主流毒其民使我皇朝只

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以至于今又其沿征數内醞酒麴錢鹽博紬絹鹽博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甞散與官鹽博換紬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詰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唯不察疲羸而復益之瘡痏遂使貧家鬻產償積疊之征科去土離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擊堪嘆

天髙莫聞加以累年荐饑甚不堪命今歳雖稔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滋致仁化而未洽矧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膺圖受籙繼業承祧念太祖丕變之實難省太宗治平之不易恭默思道期庶績以咸熙惕厲為懐畏一物之失所故臣得以有犯無隱者誠謂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之漢史見文王髙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武王孝惠纉功述徳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周

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畧蓋開國創業之際定霸爭雄也纉功述德之時去愚取賢也誠雄霸之未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後治定刑措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歸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裳北掃澤潞非定霸爭雄歟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之醜虜黜羣邪於荒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愚取賢歟夫如是太祖則文王高祖之時太宗則武

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
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超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
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宗未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
貽嗣君抑亦周漢治平悉在三世噫周祚八百載漢祚
四百年歷代延洪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
芻蕘蓋當職任陛下倘允愚計確賜主張則顯忠遂良
治定刑措起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
張無令沮難則臣願竭忠亦復得為陛下剖析而別白

也矧江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斂關市山澤搉酤至於百貨之珍奇庶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虧執事于外者得以敘為勞能坐邀恩爵會計于内者得以資為績用固保隆崇只謂財帛之繁食貨之富足以實國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悖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之囹圄郡邑囹圄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食無所出貨帛無所求然後欲圖潤昌不唯不克全有抑亦庶幾于亂

則蜀川事殷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識便宜輓粟飛芻誠為本事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或踐彼常途昧於至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事分接問刑獄之清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次小大之務場稽考出納之文簿孜孜點筭一一看詳有欺罔則尋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撻胥吏遇羨剩之額録為己功堪摧易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隨時之譽希求進秩之榮待至官滿歸朝動不失所如此亦為稱職亦可安身其或有暗君親無益政教臣所

不忍也臣今所陳前項沿征一十四件者並偽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亦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言陛下睿哲聰明孜孜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惻聖懷臣終俟他時盡布愚款又上件沿征數内亦有可永且仍舊亦有可易而從新亦有可推作國恩亦有可施為民便若微臣專擅擘畫料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未備衆人不知别有微旨或相排沮故也願陛下察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抽微臣赴闕質問儻事可采

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甘俟典憲復慮陛下以臣欲歸京闕别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踰始望崇階貴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茍徇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明大中祥符元年上時為江南轉運使

上仁宗論體量畿内減放　劉隨

臣伏覩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赦書千里之畿四方取則如聞賦租之式倍於郡國之名積有歲年動成逋負豈外臺之俗久賜輕徭而甸服之民仍供重斂求之於古

詎若是乎將救烝民所宜寛恤開封諸縣人戸夏秋稅
賦及沿納錢物選差清强官與本縣令佐具逐縣稅數
聞奏當議體量減放者伏自太祖開基因仍五代建都
汴水是為東京當時江浙淮南荆湖交廣川峽四路并
汾一隅各擅土疆不稟正朔國家弔民伐罪二十餘年
輓粟飛芻畿内居首但是降國盡去煩苛惟有王畿旋
增賦斂昨者德音濬發歡聲四馳朝廷務在均平將欲
絕其僥倖遂令逐戸自供地盤嚴切指揮不令隱漏罪

及鄰保非不丁寧然自降勑以來頗聞疑懼以為校定此畝必是增添税租蚩蚩之民多不曉會縣胥誑惑窺圖貨財緣而為姦無以禁止然則本欲卹而安之翻成勞而擾之前史云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好事難行居常如此況畿内之民去秋不熟重遭驚擾益成困窮伏望

聖慈體念愚民且令停罷候一二年間大叚豐熟民間盡信却乞施行其已載赦書不欲權住即乞更不檢責田叚只令為見管夏税額一例普減分數如此則獄訟

不興春農無廢司吏不能作弊鄉村亦自安寧時雨所霑民乃受賜天聖九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兩稅折納見錢　余靖

臣切聞三司計度預於淮南江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内折納見錢四百貫傳聞道路不知信否臣聞治國之要安民為本地有常產不外其求民有定賦不盡其力男耕於野女蠶於家各輸所有以待國用自堯禹以來守為彝制先期而輸古無此法況累年之間科率

頻併當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為錢荒謂宜改制泉刀以救其弊而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必將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嗷嗷力屈財盡散為盜賊雖有噬臍之悔將無及矣臣又聞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百姓不足君於何取伏乞聖慈特賜矜允裁減其半令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貧下人戶願納本色並聽仍各依每年夏秋期限送納於國家賦稅亦無所損而江淮之民不至流散則朝廷之大惠也

慶歷三年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為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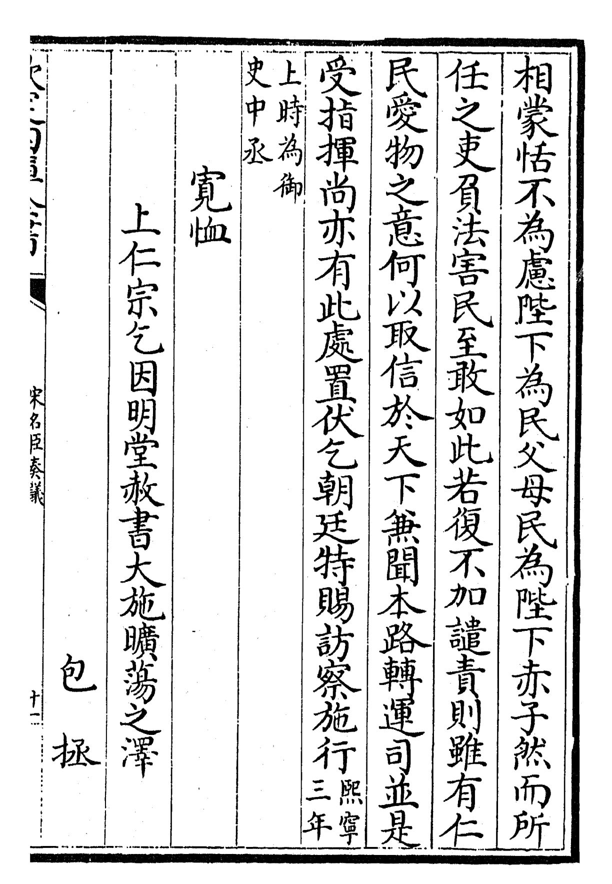
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為金或以芻為帛粺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勑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穜稑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

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為職詔書問可以寛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勅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慶歷七年上時為通判蔡州

上神宗論江西重折苗錢　　呂公著

臣切聞江南西路去年米價每斗約四十五以來轉運司和糴每斗五十以來所有人戸合納苗米却令納一

色見錢每斗九十以來比市價增及一倍比和糴價亦增四十有餘臣切以米者地之所生而錢非農人所蓄捨其所有責其所乏則固已非義況復於常計之外取增倍之入竭澤而漁何以過此伏惟陛下兼公私交匱之際奮然興起求所以足國裕民之術固非欲掊民自利也然而小大之臣未必能盡知陛下仁民愛物之意至有巧譎不仁之吏求為小忠近效以規一時之寵利刻薄苟且無所不至及乎害及於民而怨歸上則上下



相蒙恬不為處陛下為民父母民為陛下赤子然而所任之吏員法害民至敢如此若復不加譴責則雖有仁民愛物之意何以取信於天下兼聞本路轉運司並是受指揮尚亦有此處置伏乞朝廷特賜訪察施行熙寧三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寬恤

包　拯

上仁宗乞因明堂赦書大施曠蕩之澤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恵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聞見陜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

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唯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務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以圖厚賜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若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念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澇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

以寬民䘏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欝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横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趂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

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内幸甚

皇祐二年上

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面釋逋欠人　包拯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元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

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令屬縣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憂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赦文凡有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行臣切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有逋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

縲係追逮益為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之心唯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委三司將廳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弊絕於下矣皇祐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除放倚閣稅賦　　梁燾

臣伏見去冬苦寒今秋大旱被災之民如卧焦灼日望睿澤渝濯瘡痏陛下恐懼天戒惻怛民隱誠意內修政

事外飾未損静治願寛聖憂但當采用公言講求仁術坐致明恩實恵徧及四海則降監昭昭還受嘉福矣臣以謂人已久困歳復洊饑今來凍餒已足深憂向去流離尤為大患正在朝廷衣食拊循固結其意以父母妻子為愛以墳墓閭井為戀相扶而不貳相死而不去不貳則盜賊不起不去則田野不曠固本寧邦其要在此

臣聞天下倚閣税賦編勑以限年催理雖催理之令行於豐年而多值災傷間獲小稔官曹執法督迫期會縱

得十分豐熟亦隨百色分張故民間愁怨紛紜常以欠負為苦官中所入既有限數之內往往不足至有嚴刑峻令僅獲無遺官爲小補而民室大空矣三年一遇大禮竟用赦恩蠲免在公徒有理欠之名在私乃有刻剥之弊是存空名於公家而行實弊於私門也為害如此何益治體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災傷路分自元祐二年以前有見在倚閣税賦一切除放以救百姓今日目前之急如此則明恩實惠下及幽遠感激歡忻咸

歸聖德若郡縣得人欽體詔旨更求勞徠安集之方免凍餒流離之苦前接麥熟終保安全和氣既充陰陽自順四時恊序百穀用成數年之間税賦之入可以加倍倚閣之數矣陛下必欲救全百姓此事最為切當伏望斷自宸衷無容回奪使中外明知非常之恩出自兩宮則天下幸甚

貼黄切以明年大禮自有恩霈合以赦書除放倚閣若今來便行除放只是早得一年況大禮恩霈

乃是常事民間人人指望今來惠澤乘此災傷救
得百姓目前難急非民間兾幸所可及也與其使
蒙恵於指望之中不若使受賜於兾幸之外其為
感激徳施萬萬過於尋常矣乃是以尋常之事為
非常之恩銷百姓愁怨之氣收四方歡悦之心在
於政道誠是機會不可失也伏乞睿慈深留聖念
貼黄臣恭謂法座之前不踰尋尺當使四海萬里
之外歡欣依戴之心常集此地不可使匹夫愁怨

之意乘之也此前代聖帝明王所以得人而有天下之要道也伏望聖慈念兹在兹夙夜兢兢而不忘也臣不勝大願元祐二年上時知潞州

上哲宗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此誠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

臣謂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聖人未有不
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為記書稱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為帝堯能之蓋置而不恤則是虐
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
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
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至
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古者為政必先恤困窮之民
國朝祖宗以來惠恤孤寡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

公私房錢以至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恩及存没近日朝廷無不舉行而又發内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加矣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左右切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獨忍默而不言哉古者鰥寡孤獨癈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死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癈疾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

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切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仁恩雖溥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夫救飢於未飢之時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前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為費用不若多養之為善也臣愚以為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畧救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

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為課績量與酬奬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遍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為重難差使存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切慮州縣不以為急乞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按視或於逐州別差官點檢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為末事畿内諸縣亦乞令

擘劃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立條禁以絶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虚費而所活益多矣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一二萬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窮之人日得十錢之費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為國者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況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祖宗仁政以副陛下惨怛愛民之意夫何難哉臣切惟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莫

不以此為先務所以拯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

臣言稍有可采伏乞詳酌施行

貼黄臣竊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特與僧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而所養人數不多今若增添人數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干人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元祐二年十二月上時為著作郎

上哲宗論積欠　　蘇軾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

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箄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

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寛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

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虚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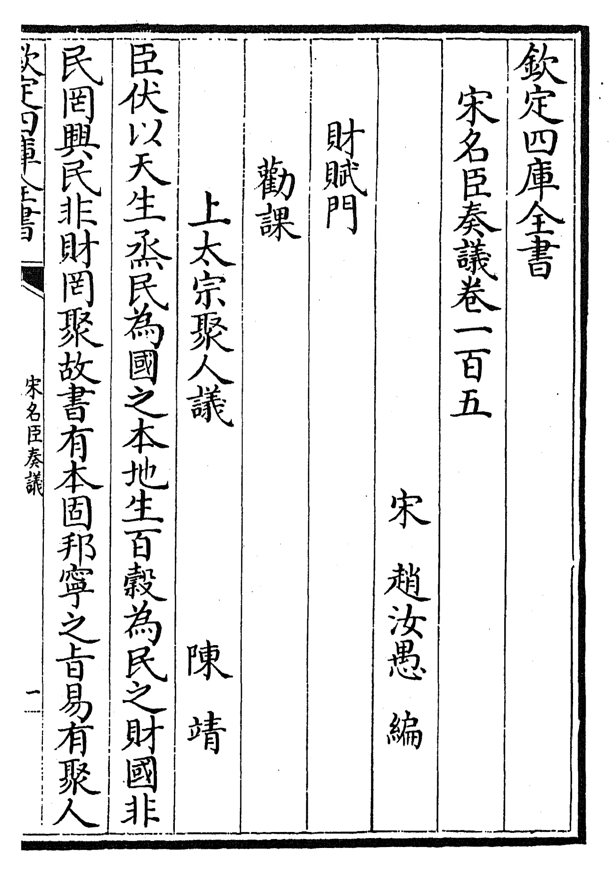
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負明年索今年所賒然
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
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
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
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
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
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
而民被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

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依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色云豐年不

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豐年
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
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
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
曰苛政猛於虎者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
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
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
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

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伏望特留聖意明詔大臣早賜與決行下元祐七年五月上時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軾所陳六事文多不載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四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五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勸課

上太宗聚人議　　陳　靖

臣伏以天生烝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

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為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偽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

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順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斂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為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

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剋或施之以寛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兹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石聲域中之黎庶孰非王民窮宇内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邃古難差

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凍餒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盖黄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遂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産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

蓋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頽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殁三年一造户籍三本一本供省司一

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

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悌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戸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

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
為常式但臣切見先有勅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
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
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畎畝之間故
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
儻若陛下不遺芻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令村坊加之保
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
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

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曷遠故曰精版籍莫若導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虛昧無補盛明淳化二年上時為將作監丞

上太宗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陳靖

臣伏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之流金爍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中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自黃帝已還歷叙

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指揮尋到古本版籍去歲伏奉勑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乞容臣迴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幾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

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覩金口宣示曰稼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為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元則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令尚方製造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忖夜度採古諭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

浙荆湖隴蜀河東已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强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内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斂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

足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

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

其弊鼎新其利非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

武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

都尉過執事於外能為代田勠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

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

不二年內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

戸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

擇吏蒧事於當時矧陛下濬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
遴柬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
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髙識遠見誠能
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書兼判大
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役衆
者一人為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
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
歸一家别無矛盾或慇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

教民力穡又臣常由衔命出入所見拋荒田疇或倚枕
溝渠或比鄰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
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
得縁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
稅限以歳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戸歸業即
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
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
於租賦之資況民戸所致逋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

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葢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為其事尋為鄉里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無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茫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逐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大小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

心遏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㽞㽞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頴蒙志甚堅確臣于事無巨細動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孱得以待罪願備趨過之用以賛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户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

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雞彘或給受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産以可懐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

之戸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
永逸或慮新歸民戸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所不
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
酌擘畫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為買糴糧種之資
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陌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
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㪷依逐處時估分文
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
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

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蒙此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國家之軍需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為勤績抑其間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中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

甘心於條貫新戸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産為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之跡欲為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惑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

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況臣此際必已衰羸無慮前程隕躓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閑於百越之間假貳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遠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吏創新法之屬籍塞舊戸之姦訛定差徭賦税之等差約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

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羣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孽至道二年七月上時為太常博士直史館

上真宗乞授陳靖勸農使諭民耕田曠土

盛梁

臣昨因行點檢本州戶口尋究簿書即令公私荒田已及六千一百七十餘頃秋夏正税全虧一十萬四千八

百貫石有餘初謂州縣之官不能撫綏致鄉村之俗各暫流亡前後繼降明勅不住招呼其如舊降勅書只許歸業人戸容放一料苗稅蓋緣逃移之日家資牛畜悉已破除洎歸復之時屋木田園例遭毀伐壟土未覩於稼穡巡門已聽於征催乏牛羊雞犬之可陪無屋舍園林之可戀故有春歸夏去秋復冬逃以今逓年州縣虛降版簿計都額則空邁千萬收實利則全無二三臣伏見江南轉運使陳靖昔在先朝曽陳農事覩其舉措頗

識淺深臣欲望特降勅書委自陳靖先取江南兩浙公私都大荒田逐處頃畝數目并泌征簿籍逃移人户姓名且於昇州都置勸農一司俾於階銜之中授以勸農使額仍抽諳會田農人吏攢成都大簿書况逐處田土高下不同内有久來逃移壠畝全成榛莽亦有近年流散界址半巳荒凉復有白地平田全作林菁之利亦有被山兼水頗需柴木之資以此品量須分等級仍乞逐州縣明掛勅牓曉示諸邑人户及更委陳靖揀選三五

人循良官吏散往諸州親諭鄉民或有大段荒逃軍州即委陳靖親自往彼召耆年宿德之輩與親民守土之官同就鄉園少陳酒饌達君父勸課之意示朝廷寛大之恩如人戸有元舊庄田久難歸復或是他人物業素失開耕者除已有人戸占射為主外不問有稅無稅人戸在公在私之家以至事力僧人宮觀道侶並許量其事力請田計地耕耘明與減絶舊日稅名剗去當時苗數變玆曠土悉作租田仍許取便耕修特免三年輸送

貴使修營住舍畜養猪牛待其竹木有成田疇見利顧室閭而全備覩稼穡以豐饒即自窮苦兩忘饑寒並去疇肯更思游惰再樂逋逃然後每畝秋夏之中都收二㪷租利更免諸般配率舊例差徭臣所陳勸農之課程益之則內外有成損之則公私無害況江浙所獲之財自與諸路不同有航舟可以運輸有物帛可以變易待其事成之後有利歸官之時即令逐處州軍每納租課悉令別倉收受遇凶歲則糶充民食當豐年則貢作軍

需有餘粮足以濟民有羨財足以助戰如江浙成其厚利則淮甸荆渚河北關西亦可依此施行其有施行節目條貫事宜約束之重輕勸誘之法式候諸處取到田段人戸都大數目齊整亦乞降勅與陳靖與臣討理商量別作晝一逐旋條奏咸平五年十一月上時以屯田員外郎知宣州奉聖㫖令陳靖詳盛梁所奏只據江南轄下州軍躬親子細相度擘劃聞奏即不得行遣文字散下州縣别致搔擾

上真宗論盛梁所奏　陳靖

臣竊以民惟邦本食乃民天童子婦人皆知此理今盛

梁所陳農事頗合臣之素心實王化之大端聖朝之急務然臣再三忖度未敢預聞其事者葢中書劄子所降指揮令據轄下州軍躬親子細相度不得行遣文字意者慮擾民戶耳況江南農田久失制度公私弊病根柢滋深今朝廷若欲剗除必須明行檢責若是慮有勞擾無若却且因循事既因循豈須擘劃臣嘗觀史載粗究興亡見前代之哲人御遠方之妙術不使俗甚富庶亦不使民至困窮俗富庶則侈僭之心生民困窮則怨亂

之心起欲其侈僭怨亂之不作富庶困窮而得中莫若
周知田地之磽肥遍測租賦之輕重民戶丁稚之多少
物產貨殖之豐約紀綱正於手舒慘繫乎時然後四海
一家如指其掌也儻或覩深弊而不除忽後患而不慮
唯務姑息尚或推延臣恐民之蓄姦慣便於此日國家
行事沮柅於他時臣到任已來不敢廢職其諸處逃戶
物產及官莊屯田臣先已取得荒熟頃畝數目見在自
去年七月已來後逐旋差人幹當於當年之內其租課

除舊額外頗有出剩以至逃戶物産官莊荒田頃畝甚多並可勸課候相次或有良便上奏凝旒庶使利害顯然朝廷信察今所奉指揮據盛梁起請農事令臣相度擘劃聞奏者以臣愚慮若不先取進止固難容易披陳乞候將來臣或到闕即子細分析以俟朝廷可否咸平六年

上時為江南轉運使聖旨宜依咸平五年十一月四日所降劄子指揮擘劃利害聞奏

上仁宗乞置勸農司　　錢彦遠

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御

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本朝自祖宗以來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臣寮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授勑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之實汙萊不闢事出因循今欲乞應天府諸州軍於長吏廳各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於部内各舉清强官一員無充判官量抽吏人先將部内諸縣令日已前見管墾田畝戸口數目陂塘山澤桑棗溝洫都大之數著為帳籍仍開析見有若干逃移人戸賦税荒廢

田畝古之水利後來殘毀者委自勸農官司多方設法
勸課招誘安其生業去其久害興其長利候至年終農
隙之際轉運司遍行比較委是增得墾田戶口數目或
流人自占或逃移復業陂塘灌溉有利桑棗廣植溝洫
開闢賦税增多丁口蕃息明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保明
舉奏朝廷特與就賜章服增其秩禄如一任終始悉有
顯效令轉運司批上歷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
任使其判官亦特與磨勘引見其轉運司提點刑獄臣

寮每廵歷州軍先須點檢勸農司訖方得點檢諸事如長吏等因循違慢職業無聞人户逃移至多墾田之數日削並乞除授散官監當其判官亦同降黜所貴天下本農生民富給為萬世之基望詔三司檢舉舊貫賞罰施行

貼黄唐開元有户八百九十餘萬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有户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

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皇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勸農莫如重穀　　司馬光

臣聞食者生民之本為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唯穀之為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傜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覊旅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

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服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為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廪之實比於始至增羡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為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勸農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泌

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_{嘉祐六年上時同知諫院}

上哲宗乞留意農政　范祖禹

臣近蒙賜誥暫至許昌切見畿内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隂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

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禄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宫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

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静則天下静君心不静則天下亦不静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

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葢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廷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

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六月日上

營屯田

上太宗論塘泊屯田之利　何承矩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

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朞歲間塘注闗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虜弱我强彼勞我逸以强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已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鋭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

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塵不息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為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端拱元年上時為淄州刺史兼知滄州事

上太宗乞河北緣邊營置屯田

柴成務

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聞奏於今

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召對面奉聖旨令具營置屯田利害子細擘劃封進者切以戎狄騷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是恢遠畧謹按古者井田之制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為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

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致理何莫由斯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置為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闔井之戶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闊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俾一國三軍之衆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兹道稽古人之明效立聖代之宏

規事若果行敵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戶維持佃守之方俟允施行別為條制淳化二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募耕河東緣邊之地

歐陽修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緣邊經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緣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㪷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

則緣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斗支往緣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齎金銀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起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鄰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敵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

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縁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敵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濠賴米先潛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

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縁邊界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税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慶歷五年

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撥河北逃田為屯田

富弼

臣竊聞河朔軍儲每歲不減六七百萬斛自來本路賦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方得充足今水災之後農民大半流徙從來沃壤盡為閑田又河朔所占地土至多無由耕稼臣竊計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別路支撥增添亦不過十萬斛穀價踴貴必無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儲頓虧一半已上雖朝廷極力救濟臣知無以出辦況別路所撥之物已是那輟應副若更減輟兩科則彼自虛竭必是難為支撥民力不得不困國用不得

不啻臣兼體量得河朔流民東走登萊濰密南奔淮楚荆襄西至并代關陜北投幽燕及山後諸鎮睽離四散無所不之二三年間唯上等有力或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卒無還期河朔逃田盡成廢棄河朔軍需無以供億若不早為擘畫恐朝廷財用殫耗遂至不支甚非為國之計也臣嘗覽載籍歷代備邊守戍多用屯田趙充國守先零曹鳳守西城諸葛亮守魏羊祜守吳當時皆為戍邊頗多軍食不足盡取營田之利遂立破敵之功

況今陜西河北縁邊甚有置屯田之處法制多在增修不難臣欲乞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撥為屯田諸處抽差廂軍給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比招軍人例特支破衣糧但量給口食粗令飽足既免凍餒必樂服田況本是農家不勞教勸或更許收成後十分中少給與一二分以充贍養之資則應募者其孰能禦之兼自來經水田土十倍肥濃耕鑿之功不甚勞力但能布種在地便有厚獲之望至於農具

牛畜亦易為經度或慮災傷之後難得牛畜只用人亦可應急若朝廷嚴切指揮速令興作必然今秋便有所入一二年後不可勝食纔候流民復業逐旋據其元地給與則向時流徙不患其不歸也方今至急之務無出於此伏惟聖慈早賜裁擇

貼黃臣職在京東不合頻起請河北事只緣河北流民多在京東蝗聚蠶食不無擾擾若河北招誘得流民漸次歸業則京東自然無事又京東見支

撥税賦輦運斛斗救濟河北民甚不易若河北逃田不廢則人自足食京東之民亦得息肩有此事理相干臣是以不避越職之過驟有陳列伏惟聖慈特賜矜照

貼黄此事不必立望十分濟事但畧有所得已勝却盡為閑田年歲間必大有收入如相度稍便須是早降指揮 慶歷七年上時知鄧州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五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六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荒政

上真宗乞賑給河北飢民　田錫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覇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飢死一十六口滄州

奏全家飢死一十七戸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即未見别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飢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恵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略降德音下飢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虚而餽運邊備未足即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

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令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略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怍色有無憂色待三日而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為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為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

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内地也此是陛下纘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徹臣之言陸贄云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為謀則慮大患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徳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待下使飢餓地分知陛下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日有

聞見不敢不奏咸平三年正月上時為集賢院權管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

上仁宗乞專責守宰捕蝗　何郯

臣伏聞近日累差内臣往諸路監督州郡官吏捕蝗縁内臣是出入宫掖親信之人以事勢量之州縣必過有迎奉往來行李亦須要人州郡猶有兵士給使至於縣邑即須差貧人户蟲蝗未能除去人民被此勞役已先起一害矣如去歳遣内臣入蜀祈雨所至差百姓五七十人擔擎行李盖外方不知朝廷恤民本意苟見貴近

之臣即嚮風承迎不顧勞擾非必使人自要如此也況
捕蝗除害本繫民事乃郡縣守宰之職今捨守宰不任
而朝廷為之遣人監捕即是容官司之慢而不責其職
業也伏乞特降敕命應有蝗蟲生長處專責知州通判
督促屬縣官吏速行打捕委本路轉運司嚴切提舉部
内州郡候屏除盡日具實以聞如經奏報後却致滋長
為害其知州通判知縣主簿並行停殿轉運司黜降差
遣如此嚴行督責官司必自能究心除害聖意如何乞

速降指揮其見在逐處内臣仍乞抽回（皇祐四年上時為集賢殿修撰知梓州）

上仁宗乞寛租賦防盜賊　余靖

臣伏覩春夏以來旱勢至廣陛下憂勞勤恤躬行祈禱雖獲佳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雖堯水湯旱民無菜色者有備灾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歲不登逃亡滿道蓋上下皆無儲

積故也臣切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寛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邊甲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減民賦自啓財用其如農收有限當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減尚有數分之入今若同取一旦不堪其求必致流亡之患則永失常賦矣今天府之民九重不遠其訴旱者尚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況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陜闗已西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清强官體量實旱損夏苗去處特與量減夏税分數不得容

有僥倖此乃惠民之實效也若待有逃亡然後賑救將無及矣臣又聞衣食不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不為盜賊若水旱之後盜賊滋長勢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羣賊入城刼掠人戶此乃都監押廵檢不得其人之所致也似此階漸不宜滋蔓伏乞朝廷申明捕捉之科嚴賞罰之典其不獲强盜賊人不得將竊盜比折特行勒停替降之法庶其戮力同心以折盜賊之勢慶歷三年五月上時

為右正言

諫院供職

上英宗論災傷除盜

司馬光

臣切聞降敕下京西災傷州郡如人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為盜賊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譏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㪷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

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

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㪷因而為

盜賊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

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刼奪也

今歲府界京東西水旱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

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

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

號令之出不可不謹毫釐之失為害實多若纔知其失

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遂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敕嚴責京東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劃斛㪷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刼奪人㪷斛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安全良民減省刑獄之道也治平元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遣使救濟飢民　韓維

臣竊聞去年開封府幷陳蔡許潁州例各不熟今春以來民困尤甚朝廷雖發倉廪轉米穀以加賑救死者不

可勝數其甚至於遺棄幼穉號哭道路骨肉之間自相噉食僵尸暴骸所在狼籍聞之可為傷痛臣日夜思念蓋賑救之道有所未盡以及於此州縣米穀之不積一也官吏無恤民之心二也飼養失處置之宜三也朝廷雖發倉廩而陛下未嘗諭惻怛之意遣使臨視四也羣議籍籍竊怪陛下勤政愛民日昃不倦至於細務莫不曲加處分而此事未聞德音有所矜恤意者陛下未知其詳歟臣聞羣議且久每欲上聞以越職為懼而止今

前去二麥尚有數月而死者日廣臣誠不忍陛下赤子遭遇仁聖之君不得蒙被其澤而無告以死臣雖越職得罪猶不能避也伏望聖慈特詔執政擇愛民幹事之吏十數輩召見便坐諭以憂勞愍傷之意令分使州縣察視流民先具見在及死亡之數與即今救濟之狀以聞然後與轉運提刑知州通判等同共疾速商量如何處置救養可以全活民命比至麥熟合用米粮幾何如何營救不至乏絕不幸死者所在官為掩瘞毋得暴露

凡此諸事皆許入馬舖馳奏陛下與二府大臣朝夕圖議茍國之力可及之者無不為也如此則庶幾斯民漸有生路不然三四十萬之衆至四五月之間皆填溝壑矣臣聞天之所以佑命人君者將以牧民也君之所以享尊極者以有民為之下也民之所以欣戴其上者以能保安其已也陛下即位之初宜有以固結天下之心如有固結天下之心而副天之所以佑命者無急於此也臣願陛下力行之治平二年上時為修起居注

上神宗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飢民

司馬光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㪷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為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

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未流移者因兹誘引皆来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來苗既傷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𣂏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飢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趍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不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為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懐土

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弃其丘壠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為茍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糇糧已絶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為奸蠧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

以為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灾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㪷各使賑

濟本州縣之民若斛㪷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歴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切聞其他

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治平四年六月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田土

富弼

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

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頃違着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及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

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陳奏自襄城縣至南
薰門共六程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
至擔仗等相繼不絶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
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
其逐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
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曽見
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約及八九百戶
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蔡州等

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纍纍滿道寒餧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絶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徧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

忍抛離墳墓骨肉及破壞家産只為灾傷物貴存濟不得
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趂斛㪷賤處逃命又問得其
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中
無災傷斛㪷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
或買置田土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無
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㪷賤
處便去臣切聞有人聞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説
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

乗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乗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苔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等人戸也今既是貧窘之家决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子

細說諭云朝廷恐爾抛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巳有次第如何歸得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巳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人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

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徇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趂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救卹得及熈寧二年上時判汝州名赴闕

上哲宗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刋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歳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縁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冨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

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
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而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
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
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
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
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
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
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

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㪷斛米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塲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洪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

本不計較費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

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如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匀浙人喜於豐歲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下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蘓州披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

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埕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猶堪炒喫青䆀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

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糴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歲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羅過常平米見在數絶少熙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

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

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

㪷一百五十餘萬石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

糴不行來年青黄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

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

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

望聖慈備録臣奏行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

轄司疾早相度来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斗出糶救飢

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
十萬石仍具逐司擘劃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叚
翔踴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
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
已是立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
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

貼黄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

邵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

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貼黃臣謹案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受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茍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茍一

方不稔當即日救濟其飢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
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
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
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
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
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餓
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
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

水調匀苗稼豐茂及至灾傷須待餓殍載塗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元祐五年七月上時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上哲宗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

范祖禹

臣謹按唐代宗大歷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

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項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悦意即侈其言受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年南方年飢遣使賑恤將行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討

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果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顧得見主名而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

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
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
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
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
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
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
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切詳
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

條發倉廪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蘓矣臣切以作粥救飢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飢困愈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蘓又言細民習為驕虚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切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虚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切謂朝

廷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
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監司之言又戒約監
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望
各求苟免夫奏少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
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
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竊
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蘄湖等五州各令
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或無漂蕩廬舍溺死

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飄蕩民弃田責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飢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為閑慢百姓

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别遣使者支撥𣢾斛百萬見錢度
牒約二十萬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
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與特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
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以措置不須約束
免有疑惑觀望臣切以今水潦方降秋田殊未有望審
如臣僚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亦當接續
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況斛𣢾只令出糶官不損
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

通支常平放税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㪷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税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濟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捄正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

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内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未嘗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寛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伏覩浙西鈐轄運司前後申奏累年災傷今歲大水至結罪保明奏乞

斛㪷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飢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飢疫更甚於熈寧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弃男女官為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以今詳臣寮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虚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切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濫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

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之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飢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飢之民耗散倉廪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略存活人命寛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給散無法枉耗官廪拯救不及貧弱出糴反

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為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為憂其臣寮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元祐六年七月上時為給事中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六